

豆與沙

自序一

大地醞釀出了我們的生活，沙也好，土也好，雨也好，下酒的土豆也好，我生在這，長在這，這就是我的環境、我的家，環保對我而言就是「生活」，愛他就是用生命保護他。

沙地，如果曾經在沙地作過穡頭的人，就會知道，一顆沙是多麼的細小，細到你用指尖去感受，都很難發現他的存在。那靠沙地討食的人，又會是多麼的渺小？走出沙地，輕易地我就將臉上、手腳的沙粒一一拍落，沙就是沙，畢竟不是土，不會附著在人的身上，當然缺乏了那股親切感，更沒有泥土的芬芳，沙終究還是沙，就像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老弱殘兵，永遠也變不出什麼把戲，更長不出什麼花。眺望北方，陣陣的熱氣，隨著剛開通的雪隧道路，如一條條長蛇般席捲而出，盤踞了這片蘭陽平原的天空，天氣似乎更加炎熱。

看著一旁，放在棚仔跤，那些一袋又一袋，一顆又一顆的土豆，我輕鬆地點起了一根煙，靠在棚下的躺椅上，兩眼看著嘴裡吐出一股股的白煙，互相盤旋，接著冉冉地上升，彷彿有點像雲。確實，這裡也好久沒有來場大雨了，不管東北雨、西北雨，甚至毛毛細雨也可，這裡通通都沒有，「雨」總可以提醒這片黃沙，有時也該稍微來個塵埃落地吧，然而撒下的總是艷陽，熱甲予人強欲擋袂牢的艷陽，在沙地上似乎更加炎熱，彷彿有股股的熱浪在翻騰。這時，有臺拖拉庫從旁邊的產業道路緩緩開來，司機忽然拉下了車窗，探出頭對我大喊：「阿閔仔，廟口那在辦花生節，農會班長叫我們趕快把土豆搬去那銷，你不快點。」我揮揮手，示意他先去，隨後我就來，等我把這根煙抽完，自然就會去。它拉上車窗，呼的一聲，直奔永安宮的方向而去。

遠遠望去，媽祖廟旁高高掛起的紅布條，斗大的字寫著「好事花生」四個金漆大字，附和著廟口臺上活動主持人的吆喝，看來這場子倒也挺熱鬧的。主持人在臺上不斷強調，我們當地盛產沙地花生，比西部土地所產的花生，更香更酥，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也就要讓大家知道，我們本鄉準備要來好事花生。我心裡想，土豆就是土豆，不管是大土豆、小土豆，還是好豆壞豆，不都是土豆嗎。什

麼好事花生，這個小地方，還能變出什麼大事來。

不過，這裡外來的人倒也真的挺不少，看來多半是臺北下來的遊客，想到臺北，就想起我那在臺北唸書的寶貝兒子。昨天從沙地回來，額角的汗都還來不及擦，就聽他媽叨叨不絕地道：「最近聽阿忠他說，他除了在學校讀書以外，也學著跟朋友在什麼 Pub 駐唱，人家還替他冠上什麼鄉土歌手、本土藝人的名號，什麼替這塊土地寫了很多歌，為這個故鄉發了許多聲，寫過什麼《故鄉的泥土味》、《我們的臺灣米》。」看他老娘講得眉飛色舞地，我一邊擦汗，一邊瞅著對她說：「真不簡單，以前在家叫他幫忙下沙地拔個草、撒些水，攏像要他的命，再說我們這裡多半都是沙地，也不知道他去哪裡聞的泥土味，倒也神奇。」「你就是愛漏他的氣，難怪他放假都不愛回來，哪有你這種老爸？」我心裡想，回來沒有冷氣吹，才是主因吧！不過也懶得跟她辯，便逕自走去浴室沖個涼，聞著身上的汗臭味，心想也應該替這個家裝臺冷氣了，不過有了冷氣身上還能剩下那股薰死人的臭味嗎？我竟然會為了身上的汗臭而不捨，想來也真的好笑，或許這才是我心目中大地的味道，也或許這個小地方再也承受不起多這一臺冷氣的洗禮了吧。

這時，農會產銷班的班長忽然從旁邊的人群中一鑽而出，大力拉著我，跟周遭的遊客們介紹。「他叫阿閔，年輕時就開始種花生，已經種了二、三十年了，我們當地都號稱他土豆老師。不要看他這樣，他也是國立大學畢業，有心回鄉務農，替我們五結這塊地打拚，真的不簡單。」看著旁邊眾人忙不迭地點頭，大家都一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樣子，我心想，不就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才回到這裡來嗎？畢竟家裡有地，不管是沙地還是農地，畢竟總是個棲身之所，自己也不知做些什麼才好，幾年下來，人也習慣這種生活模式。這時，臺上主持人拿著麥克風在宣布，大會已經搬來十座大鼎，爐已經開火，準備開始今天現場的炒花生活動。原已多日沒有下雨，加上近中午的酷熱，實在禁不起這十座大鼎的加持，旁邊的眾人，不管是大人小孩紛紛忙不休地一邊拭汗一邊喝著手上的涼水，眼神中似乎透露著些無奈。一旁有攤賣花生冰的，生意倒不錯，人們不斷往那兒靠攏，看來人潮還比炒花生這裡還多，不過不管這多還是那多，對大會而言，人多就是好，人潮有時就等於錢潮，畢竟平常這莊頭也看不到這麼多的人。不過這攤花生冰，如

果說要賺我們自家人的錢，可能就有點困難了，不管是花生冰還是冰花生，或者炒花生，在我看來都不如我家自己種自己摘的水煮土豆，幾顆下肚，不但下飯，更好下酒。

忽然，人群中又有人伸手拉住我，回頭一望，原來是農會的總幹事。「阿閔仔，快來幫忙，教教這些臺北來的朋友，如何炒鍋又香又酥的土豆，這場面，沒你大師，怎麼行！」拿起鍋鏟，看著前面那個快把鍋鏟都要捏斷的年輕人，我笑笑伸出另外一隻手，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，「少年仔，放輕鬆點，這支不是槍桿，不用捏這麼緊。」說著，我一面示範著如何炒土豆，怎麼鏟、如何拍，怎樣才不會讓土豆過焦，其實平常我又怎麼可能這樣厚功，拿這麼大的鼎在炒土豆，更不要說在這麼酷暑的大熱天底下炒，說來也真為難這些觀光客了。不過前面這個年輕人實在比其他臺北人像個樣，揮著汗，努力地一鏟便將土豆炒勻，不過我還是得提醒他，乾炒汗不能低下去、頭髮絕對不能掉，不然容易臭火乾。聽完，他一直點著頭，旁邊幾個就不一樣了，有的搗著風，有的站在一旁玩著手機，更多的是已在開始嘟囔，似乎想要用些都市咒語，讓這鍋土豆快點發爐、快點炒熟。我靜靜地看著，手裡不停的跟這位年輕人一起快炒，熱氣白煙，覆蓋了我們兩人的臉，我看不見他，他也看不見我，漸漸地他跟我之間，散發出的只有土豆的香氣。不過周遭的其他旅客就聞不到了，多數人已經上車，車上有冷氣，外面吹的是熱風，尤其數十輛遊覽車煙管齊發，外面似乎更熱了，終於在臺上主持人興奮地宣佈十座大鼎的花生通通炒熟後，所有人像拚了命似地朝向遊覽車的方向跑去，那兒果然才是，大家安身立命之所。

近中午，公所員工及農會人員帶領眾人，朝向我們幾戶種植土豆的沙地進發，但日正當中，已經有好幾位旅客不肯下車了，下了車的看來也像被判了極刑似的，腳步蹣跚地慢慢走過去，走向那看來彷彿有滾滾白煙飄起的土豆沙田裡。大家開始蹲下身，在農會人員的指導下，開始拉莖拔根，將整株土豆拔起後，開始將根部上的土豆一一撥進他們手邊攜帶的小塑膠袋。三三兩兩地，有人似乎玩得津津有味，有的卻已被熾熱的日頭曬到眼睛發昏、嘴角發乾。畢竟是正中午，時間一久，大家逐漸開始受不了，紛紛抱怨怎麼沒有在沙地架設遮陽棚，怎麼沒

有提供飲料涼水等，更有個小姐說大熱天土豆不會被晒乾嗎，怎麼不用溫室栽種呢，我心想可能這位小姐就是這樣在冷氣房長大的吧！看著人們努力地一手遮陽，一手拚命地拍著身上、手上的沙粒，我才了解什麼叫做都市的一塵不染。農會人員似乎有點兒被這些旅客大爺激怒了，看來早上到現在，雙方應該都受夠了，農會的工作人員開始沒好氣地叫他們忍耐，說這畢竟是下田，不是逛百貨公司。現場當然也有些血氣方剛的小伙子聽了相當不高興，不甘被譏，有的皺眉，有的臭臉，氣氛越來越僵。在旁的我，心想天氣真的是太熱了，大家火氣都上來，放眼望去，眾人額角的汗珠看來都比土豆還大，難怪我那在臺北的寶貝兒子打死也不肯下田。這時，天邊忽然響起了幾聲悶雷，一塊又黑又大的烏雲，慢慢在旁聚集，過了不到五分鐘，一整串如土豆般好久不見的雨滴，如珠落玉盤地片片撒下，給了現場大家一個最好的臺階，也是最好的禮物。在眾人，不分彼此的歡呼聲中，大家朝向沙地旁遊覽車的方向奔去，解除了一觸即發的一場戰役。

獨自，我站在雨裡，那個農會總幹事遠遠叫我過去一起躲雨，揮揮手，我表示不用。畢竟，好久沒有這樣淋雨了。我蹲下身，拾起了地上散落的一塊花生，我輕輕地將它剝開，幾顆帶點生澀的小土豆立刻地滾落在我的手心，我的手上還附著幾粒沙，雨水彷彿有種神奇的魔力，將平常可以輕易拍落的它，牢牢地附在我的身上，瞧它仍然還是這麼的細，但我保證它已經不會再輕易地掉落了。雨漸漸變大，我與車上人們的視線越來越模糊，但這一幕，至少手裡的土豆一定有看見，我發誓它一定有看見，我的沙，我的土豆，我將用一生的溫情來守護你！